

英雄长剑女儿情

陈青云著

上册



海边有风，天上无月。

风，并不很大，但卷着浪花，把司马白的头发，和身前的衣裳，吹得微微飘舞，也溅上了一片微咸的潮湿。

无月，无星，时光约莫是黎明之前。

司马白，则名白，人白，脸白，心胸坦白，衣色也是儒衫飘拂，一片雪白。

这位在江湖中，以“天罡六大剑式”名满乾坤的“圣剑书生”，经历千百阵仗，克服过无数险厄，应该是见惯大风大浪的了，但对于眼前这点不太大的风浪，却双眉深蹙，目光笼忧，心中似乎有些忐忑不定！

是怕风？……

是怕浪？……

都不是，他……他是怕人！

司马白的手中，如今正握着一柄实质的剑，眼前，却有两个幻影的人。

说来也妙，这两人的身材，相貌，甚至于年龄方面，都完全相同，都是色拟天人，容夸绝代，约莫二十三四的黑衣娇娃，唯一的区别，只是其中有位娇娃，在眉心部位，多了颗比绿豆还小的硃砂红痣。

这两位娇娃，年龄不大，名头可不小了，她们是当代武林中，任何门派也要侧目相视，不敢轻易招惹的“东海双珠”。

眉心没有硃砂红痣的，是妹妹，叫柳明珠。

眉心有颗硃砂红痣的，是姊姊，叫柳还珠。

司马白仗剑海边，在深夜中等待黎明，是不是约斗“东海双珠”？

不是，他只约斗“东海一珠”，他约的是被称为“刁蛮女”的柳明珠。

柳氏双珠，与他关系不同，柳还珠，使司马白爱得发狂！柳明珠，却使司马白恨得澈骨！

但柳还珠和柳明珠，却又是一双情感极笃的同胞姊妹，司马白欲与其中一人结爱，一人为仇，岂不大有矛盾？

当然有矛盾，但这“矛盾”形成已久，根深抵固，无法调和，司马白今夜已下决心，要以自己最得意的杀手绝招“天罡快剑”，先杀柳明珠，然后在柳还珠万一也得讯赶来时，再献剑束手，由她刺杀自己！替她妹子报仇雪恨！

恩仇犹在念，天色未黎明……

虽未黎明，但离金轮幻影，曙色腾光之时，业已不远，这也正是光明来临的刹那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！

最黑暗的时刻里，发生了最黑暗的事情！

腥！……

司马白的儒衫，曾被浪花卷湿，当然会有点腥，但先后腥味不同，这后发生的腥味，是来自足下。

司马白望海出神，对幻影中的柳还珠柳明珠姊妹倩影，正自一个爱得发痴，一个恨得发狂之际，陡然发觉有只什么小小东西，从沙滩上爬上了自己脚背。

目光微注！多是双螯，形若琵琶，还带着一条钩卷长尾！

！司马白蓦然想起“刁蛮蝎女”柳明珠生平最爱豢养的

那些各种大小毒蝎！

其中最厉害的“双钩蝎”或“天牌蝎”的毒性之重，可使被螫人瞬间化血，尸骨无存！

“圣剑书生”艺业再高，也不敢丝毫怠慢？右足倏扬，连蝎带鞋，飞起数丈。

自己也一纵身形，凌空挥剑！

好快的“天罡快剑”，在这剑光微一掣动之下，那只不知是何种类的蝎子，业已被司马白劈斩成百余碎块！

蝎成碎块，人起沙中！

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条黑影蓦然从沙滩上的沙中翻跃而出，带着大片海沙，以及手中一线蛇形碧芒，向司马白猛扑而去。

虽然，来人一身全黑，并以黑布蒙头，在这黑夜之中，难以细辨身分，但司马白却至少可以从三件事儿上判定来人就是“刁蛮蝎女”柳明珠！

第一、是她养得有蝎，人未出而蝎先现！

第二、是身材、修头适中，秣纤合度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，除了“东海双珠”，柳还珠、柳明珠姊妹，当代武林的红粉女杰之内，谁能有这么好的身材？

第三、是她手中那一线蛇形碧芒，正是武林人物闻名胆裂的独门兵刃“冷碧灵蛇丝”。

有了这三点证明，和预先人藏沙中，准备戏弄自己的刁蛮特徵，司马白觉得用不着打招呼了，应该抢在她姊姊柳还珠赶到拦阻化解之前，赶紧施展自己的撒手绝学！

“天风卷海”、“天星垂野”、“天沙洗甲”三绝招凌空倒发，剑影弥天，司马白认为最多再加上一招“天摇地动”，便立可

把这恨之入骨的“刁蛮蝎女”柳明珠，斩在剑下！

想法虽然如此，事实却是不然。

“刁蛮蝎女”柳明珠的向司马白飞扑之势，虽颇凌厉，但她腾挪闪展等身法变化，却似不甚高明，竟躲不过司马白由“天风卷海”，转变为“天星垂野”，剑光一闪之下，便刺中左胸心窝要害！

鲜血狂喷之下，连蒙头黑布，也被司马白伸手顺势抓去！

亡魂！

柳明珠心窝中剑，当然留香无术，即将亡魂，但司马白却心神钜震，也将亡魂！

因为，黑布被抓，容貌显露，这位窈窕黑衣佳人的眉心部位，生长有比绿头更小的一颗硃红痣！

这不是“东海双珠”中的“刁蛮蝎女”柳明珠，而是她胞姊柳还珠。

司马白下定决心，展尽绝学，所一剑穿心的！竟是他爱得发痴的柳还珠，不是他恨得入骨的柳明珠！

九州聚铁今成错，东海翻涛难洗愁！……

这局面怎么办呢？

暂且莫去理它，海面上狂风大作，中有绿色漩涡，那是“时光隧道”！

× × ×

× × ×

× × ×

海水改成湖水，沙滩换成草地，人，则还是司马白。

不过这个司马白，还未成名，他不是东海沙滩上，剑刺柳还珠，年约二十八、九，英挺，以“天罡六大剑式”，名满乾坤的白衣“圣剑书生”，他只是倒在太湖湖畔草地上，年

六、七岁，衣裳破碎的落拓少年。

何止衣裳破碎？司马白连肉体也破碎了，他身上至少有十六、七处兵刃，暗器之伤，伤势轻重不一，有的只是被削去少许皮肉，有的已见了骨！

这么多的伤，当然会流出大量的血，司马白全身上下，已成了一个血人，看他斜仆湖岸，头发还浸在湖水中的情况，似是重伤狂奔，渴极思饮，但刚一伏下，水还未曾喝进口中，便因失血太多，晕了过去！

云在悠悠……魂在悠悠……歌在悠悠……

云是太湖晴空中舒卷生姿，百变百态的云片云带。

魂是司马白体中，晃晃悠悠，疲弱已极，即将脱体而逝的一缕精气。

歌是起自湖中一叶扁舟上的一个白发渔翁口内。

云，悠悠得闲适自在，魂，悠悠得凄惨无比，歌，悠悠得极尽萧疏放逸。

“黄芦岸白萍渡口，绿杨隄红蓼滩头，虽无刎颈交，却有忘机友，点秋江白鹭沙鸥，傲杀人间万户侯，不识字烟波钓叟……”

一曲元人白仁甫“沉醉东风”的“渔父词”，刚刚唱到尾声，在舟尾操桨的一个黑衣垂髻少女，突然站起身形，遥指岸边，向那白发渔翁叫道：

“二叔，你看，那……那是什么？……”

白发渔翁丝毫无动于衷地，淡然一笑答道：

“二丫头，我早看见了，那是个身受重伤，死于湖岸的人，你二叔腕底风雷经百战，腔中热血洒江湖，对死人，我看得多了！”

那被称为二丫头的黑衣垂髻少女，摇头说道：

“不对，我分明还看见他微微动了一下，人没有死！”

说到“人没有死”，黑衣闪处，人已纵向湖岸。

这垂髻少女，年龄不过十三四岁，但轻功居然俊极，纵起时，小小渔舟，毫未摇晃，并能于纵出数丈后，在水面上微一点足借力，飞登湖岸，用的竟是武林中极为罕见的“蜻蜓点水”身法。

到了岸上，先把司马白身躯放平，向他心窝左近，点了三指，便顺手取了两件东西，纵回渔舟。

白发渔人笑道：

“三丫头大概又想管闲事了，我看见你似乎为那人点了‘三元大穴’？！”

黑衣垂髻少女，把手一伸，先向白发渔人递过一枚形状如蝎的奇特暗器，扬眉叫道：

“二叔，我给你看上两件东西，愿不愿意管这闲事，就全在你了。”

白发渔人接过那蝎形暗器，略一注目，皱眉摇头说道：

“这是‘天蝎四凶’的独门暗器，那人若是‘三天蝎斗门’的人物，便是万恶凶邪，不值得救……”

黑衣垂髻少女接口道：

“他不是‘天蝎门’中人物，而是在大腿上，中了这枚奇形暗器！”

白发渔人苦笑道：

“二丫头，催舟，越快越好！”

黑衣垂髻少女闻言，一面赶紧坐下，荡动双桨，一面向柳东池问道：

“二叔，要去那里？是‘西洞庭山’的‘游龙窟’？还是……”

柳东池怀抱司马白，坐在船头左手按住司马白的“命门”大穴，右手还替他诊察派象，并不等黑衣垂髻少女问完，便接口说道：

“去‘无怀小居’……”

黑衣垂髻少女听得又是一怔！柳眉微蹙，诧异问道：

“二叔要去‘无怀小居’？满天云雾遮名利，不许山庄惹俗尘！葛伯伯肯见人么？”

柳东池叹道：

“不见也得见，这少年伤多毒重，命若游丝，一只脚到了‘鬼门关’口，另一只脚也到了‘枉死城’边，除了你葛伯伯那位‘瞽目天医’以外，谁还能缩魂地阙，续命九幽？再说，‘无怀小居’虽然高蹈自隐，不染俗尘，却还不致于连我这多年老友，也一例拒人千里，不肯延见吧？……”

说话间，黑衣垂髻少女，双桨连连，船行如飞，前面山形秀拔，但可惜水云太浓，山麓更有雾气，使人难睹景物。

黑衣垂髻少女，遥指那云雾极浓之处，苦笑叫道：

“二叔你看，葛伯伯果然拒见俗客，在他‘无怀小居’之外，布有极为神妙，不宜乱闯的‘六合微尘阵’呢！”

柳东池庞眉掀处，一丝清啸，突发口内！

这啸声高而不厉，持续甚长，似是直上九霄，极为清越！

黑衣垂髻少女听得柳东池发出这持久不断的清越啸声，不禁娇笑说道：

“‘游龙摧魂啸’，又称‘天龙八音’，这是二叔最为名震

七海的招牌功夫！葛伯伯究竟肯不肯沾点尘俗，开阵延龙？转瞬间便可见分晓了！”

柳东池收了业已连变了两个音节的清越啸声，怪笑说道：

“‘六合微尘阵’虽然颇具妙用，却还难不倒我柳东池，‘瞽目天医’葛心仁这老瞎子，如果再假作痴呆，佯装高雅，我便硬闯‘无怀小居’，索性连他那只‘七宝医箱’，都给搬走……”

黑衣垂髻少女听出柳东池在发话中已暗运“千里传音”的上乘内家绝学，把话声传入山麓雾影，知道“瞽目天医”葛心仁只一答话开庄，复姓“司马”少年的那条小命，便可保住。

果然，柳东池语音才落，半山雾影中，便响起了苍老吟声道：

“虽道无怀却有怀，怀君底事不常来，啸音连变知情急，七宝医箱已半开……”

随着吟声，一道软索飞桥，已从半山雾影中，凌空垂落！

柳东池双眉微蹙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自语说道：

“飞桥迓客，连‘七宝医箱’都已知趣半开，但却仍不把‘六合微尘阵法’收去，这情形颇不寻常，难道葛老瞎子有了麻烦，避免什么大敌强仇，上门寻事么？……”

自语至此，在船头站起身形，侧顾黑衣垂髻少女又道：

“救人事急，我带这娃儿，先走一步，看光景，‘无怀小居’可能有事，二丫头把我这‘游龙舟’，觅地藏好，随后再来！”

语音了处，人飞六丈有余，双手仍捧抱司马白，只把脚

尖往那软索飞桥之上.轻轻一招。

一阵铃声轻响，软索飞桥立即回收，把柳东池接入濛濛雾影！

雾影所罩之处，是建造在高峰半麓的一片精雅庄院，有位须发如银的瞽目葛衣老人，站在三间精舍之前，向柳东池含笑说道：

“二弟已有年余未来，可想煞我老瞎子了，听你‘游龙啸’音虽急，内力真元，仍极弥沛，不是本人有甚伤痛……”

柳东池似与这“瞽目天医”葛心仁交情极厚，一面毫不客气地，大踏步走入精舍，把司马白放在软榻之上，一面向随后进室的葛心仁说道：

“‘七海游龙’虽老，但想叫我伤病，恐还不太容易，大哥快替这娃儿诊视诊视，他的命儿，可说比我要紧，不仅要还他鲜龙活跳，最好更转祸为福，我想请大哥大破愾囊，赐他一粒可以脱胎换骨的‘天医七宝丹’呢！”

在柳东池发话之时，葛心仁的右手三指，已搭上司马白左腕“寸、关、史”上，略一诊察派象，便骇亟说道：“奇怪，这孩子不过十六七岁，怎会招惹上歹毒绝伦的‘天蝎四凶’？！”

柳东池见葛心仁目无所睹，却三指一搭，便知病情，不禁好生佩服地，怪笑说道：

“大哥不愧‘天医’盛誉，指法如神……”

葛心仁连连摇手，截断柳东池的话头，皱眉说道：

“多年老弟兄了，二弟不必再为我捧场，此子既与二弟关系密切，我舍却一粒‘七宝金丹’，原无不可，但他失血太多，小命儿虽可保住，若想脱胎换骨，转祸为福……”

柳东池不等葛心仁再往下讲，便自双眉一轩，接口说道：

“大哥放心，只要你肯舍‘七宝金丹’，不单定可脱胎换骨，并可能藉此机会，造就一要武林奇葩，因为小弟远游‘峨嵋’，巧遇‘长眉尊者’，蒙赐一粒‘小还丹’，刚才因恐求医不及，业已先行喂了他了。”

葛心仁一听柳东池如此说法，便立即打开软榻前几上所置的一只小小竹箱，取出一粒金色丹丸，放进司马白的口中，再取出一只紫晶小瓶，而瓶中奇香药液，帮助司马白把金色丹丸服下。

柳东池一旁看得失笑说道：

“一粒‘七宝金丹’，半瓶‘太乙玉液’，再加上一粒‘峨嵋’圣药‘小还丹’这娃儿将来在武林中，定必独放异彩，耀祖光宗，不负先人令誉……”

葛心仁道：

“不负先人令誉，他是武林世家？”

柳东池回手入怀，取出那幅绘有三十六个持剑人形，暨‘天罡六式’字样的白绢，向葛心仁递去。

葛心仁接过白绢，因既不能注目观看，又非凸凹之物，无法用手触摸，遂皱眉问道：

“柳二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柳东池道：

“这是一幅绘有三十六式‘天罡剑谱’的纯白丝绢，我从榻上少年所有青铜长剑的剑柄之中抽出。”

葛心仁“哦”了一声道：

“莫非这娃儿竟是苏州‘天平隐士’司马长苍之子？……”

柳东池取回白绢，仍自收藏入怀，点了点头，接口答道：

“大概不会有错，这娃儿虽周身浴血，连脸上也有几道伤痕，但从眉目之间，已可看出六七分司马长苍的傲世风标，与热肠侠骨！”

葛心仁听完柳东池所说，手捋银须，想了一想，突然扬眉叫道：

“麟儿何在？”

一个十三四岁，药僮打扮的俊秀小童，后门外应声入室，刚向葛心仁恭身行礼，葛心仁便向小童嘱咐道：

“准备‘天香洗髓液’，和‘雷火金针’……”

柳东池大喜接道：

“大哥竟不辞大费心力，要此机会，把这娃儿的‘督任二派’和‘生死玄关’，也给打通冲破么？！”

葛心仁笑道：

“我与司马长苍，虽无交情，但一来久仰，倾慕他仁厚侠风，彼此属于道义神交；二来更知道他对二弟，曾有深恩，替他后人，多费一点心思，也是应为之事！但我限于功力，虽已‘知道他对二弟，曾有深恩，替他后人，多一点心思，也是应为之事！但我限于功力，虽已‘天香洗髓液’，与‘雷火金针’并用，也只能打通‘督任二派’，至于冲破‘生死玄关’的最最高明及最最要紧手段，须等这娃儿伤毒痊愈后，再由二弟为他亲降殊恩的了！”

“七海游龙”柳东池是人生经验极岂的江湖侠士，也是懂得好歹的外场人物，他知道“瞽目天医”葛以二对于冲破“生死玄关”之举，既不是“不肯为”，而是特意留给自己，耕作

对“天平隐士”司马长苍的报恩之举。

由于彼此交情太厚，故而既不必称谢，也不必点破，柳东池只是笑了一笑说道：

“大哥施展‘雷火金针’，聚气透穴，约莫要多少时光？”

葛心仁道：

“兹事体大，必须极度慎重，否则，万一走火入魔，便成画虎，大概由下针开始，直到成功，最快也要六个时辰左右？”

柳东池道：

“好，大哥在室内施针，小弟在室外护法，就便也略加巡视，不许宿小之徒，侵居‘无怀小居！’”

葛心仁笑道：

“二弟好厉害的眼光，你已看出我这‘无怀小居’有事？”

柳东池哈哈一笑说道：

“大哥虽厌见俗客，但‘无怀小居’四外，利用原有山石林木花桥，再加匠心，所巧布‘迷踪天径’，已足隔一切尘嚣，何必再发动从不轻用的‘六合微尘阵’呢？大哥对小弟不妨明言，可是获得秘讯，有甚穷恶之辈，要来生事么？”

葛心仁道：

“我到不曾获得什么秘讯？只于昨日静坐练气之际，突然心血来潮，以‘先天易数’，虔心一卜，深觉卦象不吉，恐有祸变，才未雨绸缪地，在‘迷踪天径’外，再发动‘六合微尘阵法’，以期为我这‘无怀小居’，图个干净而已！”

柳东池失笑道：

“大哥的‘先天易数’，已参造化妙机，难道所谓‘祸变’，竟应在小弟与这娃儿身上？”

葛心仁寿眉一轩，朗声说道：

“为了一代仁侠司马长苍的后人，我这‘无怀小居’，纵遭尘扰，甚或祸变，都还值得，并决不推辞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又替榻上的司马白，略诊派象，继续说道：

“何况卦象有凶邪之气，决不会应在二弟这等正人侠士，来探老友。如今，这娃儿药力将发我要静心为他运针通穴，极忌尘扰，有二弟这位专克任何凶邪的‘七海游龙’，善为护法，我便毫无顾虑的了。”

柳东池闻言，向葛心仁抱拳一礼，转身出室，这精舍门户，便由那药僮关好。

由于胸罗万象，加上轻车熟路，所谓，迷踪天径。暨“六合微尘阵”法，那里难得住这位“七海游龙”柳东池，只见他几退几转，便出得“无怀小居”，坐在雾气犹湖的一方林中青石之上。

柳东池要在庄外护法之意有二，一来他熟悉此间地势，知道“无怀小居”背后及左右两方，全是百级高峰，陡立如削，无法上下，若有人来，非走当湖一面不可。

二来，他觉得自己到达“无怀小居”已久，侄女柳还珠却仍未进庄，心中有点奇怪，想要出来看看，是否生甚事变？

如今，他虽人坐林内，但因地属山麓，已可把太湖名湖景色风光，尽收眼底！

余青登远屿，一碧接长天，江帆飘若叶，人影淡如仙，名湖景色，虽极宜人，但柳东池既称“七海游龙”，自然早已看惯，故而他虽目扫四外，却并非览景，只是看人，想看看侄女柳还珠何往？以及有无什么扎眼江湖人物踪迹？

目无所见，耳有所闻……

这声音不大，只是有点轻微的悉悉索索，但柳东池何等耳力，一听便知是有身负上乘轻功的武林人物，正攀登峰，向葛心仁所居的“无怀小居”接近。

“七海游龙”早年是凶邪克星，火气极大，定必迎下峰麓，来人若是江湖宿小，加以驱逐，不许扰渎老友“瞽目天医”的甯修之所……

如今却既因人到暮年，火气渐平，又因自己护法事大，不宜远离“无怀小居”，柳东池遂仍坐林中，静看来者是侄女柳还珠？抑或其他江湖人物？

片刻过后，峰麓人影微晃！

不是柳还珠了，因为柳还珠一身玄衣，在峰麓晃动的，却是一条黄色人影。

人近，身现，果然是个四十上下，身穿黄色儒衫，骨瘦如柴的獐头鼠目男子。

久在江湖，必通相术，柳东池一看便知这黄衣儒生，不是正派人物。

因“无怀小居”幕藏在浓浓雾影之中，既有“迷踪天径”，又有“六合微尘阵法”，柳东池遂暂不出声，想看看对方有多大能为，怎样闯入雾影？

那黄衣儒生本在施展极上乘的轻功提纵术，往前飞跃，但到了雾影浓处，却突然止步，目光细一扫视，低低“咦”了一声，自语说道：

“江湖中只说‘瞽目天医’葛心仁的‘无怀小居’之外，许有‘迷踪天径’，怎么雾影这浓，好像另藏阵法，我倒不可轻进，要先看看阵法名称，暨门户变化……”

语音略顿，目闪厉芒，向雾影中仔细凝视，约莫半盏热茶时分过后，方“呀”了一声，自语又道：

“葛心仁果然高明，这片雾影的门户变化，相当神奇，不是‘须弥芥子’，便是‘六合微尘’，但阵法虽妙，拦得住寻常江湖俗客，却拦不住我‘万博黄狼’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身侧林中，起了一声清咳！

这清咳之声，自然是“七海游龙”，柳东池所发出。

柳东池因听对方叫得出“六合微尘”之名，便不肯容他闯阵，随着清咳之声，从林中缓步走出。

黄衣儒生，闻声转面，与柳东池目光互对，便觉心神一震！

他也是久闯风尘的老江湖，一看便知柳东池气宇高昂，有股难以形容的慑人威严，从目光中隐隐流露！

黄衣儒生本有狂傲之意，如今却一齐收敛，抱拳陪笑问道：

“请问老人家高名上姓，是否也住在峰腰‘无怀小居’？”

柳东池不答反问，冷冷说道：

“尊驾自语中，曾自称‘万博黄狼’，想是青海积石山，‘血神宫’中的大总管皇甫通了，迢迢万里，远来太湖，有事要找我葛大哥么？”

这黄衣儒生正是青海积石山“血神宫”的大总管“万博黄狼”皇甫通，他听对方把自己名号身份，一口叫出，不禁又是一惊，再度抱拳笑道：

“在下正是皇甫通，有要事从青海远来，求谒‘瞽目天医’葛大侠，老人家既兴葛大侠兄弟相称，定是江湖中成名人物，可否赐告称谓，俾免皇甫通有所失礼！”

柳东池笑道：

“血神妃名震寰宇，血神宫富冠西疆，皇甫总管未必知道我这七海飘游，居无定所的老渔人柳东池吧？”

“柳东池”三字，已使皇甫通听得一怔，再加上前面那句“七海飘游”隐语，顿令这位以见闻广博，而又心知狡毒，才得是“万博黄狼”的“血神宫”大总管，立即改容相向，抱拳长揖的陪着笑脸说道：

“哎呀呀！‘一仙双龙三奇四凶’是当代武林中，十大绝项高人，皇甫通有幸得见其中之一的‘七海游龙’柳大侠金面，真是异常缘福！”

常言道：“有手不打笑脸人”，柳东池明知“万博黄狼”皇甫通，并非端人，但因对方执礼甚恭，遂也含笑说道：

“皇甫总管不必太谦，贵上‘血神宫主’冷飞琼，名列‘三奇’，也是‘十绝’之一……”

皇甫通仍然满脸陪笑，接口说道：

“敝上颇念柳大侠风仪侠誉，曾嘱‘血神宫’所属，若有江湖偶遇，务必严禁失礼，要替敝上代请柳大侠的远安！”

皇甫通极擅词令，话儿说得太漂亮了，使柳东池不得不按照江湖礼数，点头笑道：

“多谢冷宫主云情美意，皇甫总管先替我谢上一声，柳东池若过‘积石山’，定会上‘血神宫’，看看冷宫主去。”

皇甫通恭身道：

“柳大侠若能光降，‘血神宫’蓬荜生辉……”

柳东池不等他往下再说，便自目注皇甫通，冷然问道：

“皇甫总管不必再客套了，说正题吧，你自青海，万里远来，要见我退隐已久，不问江湖是非的葛大哥，究竟是为